



法显：“西天取经”第一人

钱俊男

一部《西游记》使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,世代流传。于是,人们便认为“唐僧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去西天取经的人。其实,早于“唐僧”228年就已经有人去西天取经了,此人便是东晋花甲高僧法显大师。

名著中的“唐僧”原型是唐代著名高僧玄奘。公元627年,玄奘法师西行天竺(今印度),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取经回国,为弘扬东方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但他并不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,获此殊荣者是东晋时期的法显大师。

法显俗姓龚,东晋平阳郡武阳(今山西襄垣)人。法显兄弟四人,三个哥哥幼年夭亡,父母为保住这个儿子,便把3岁的法显送到寺中做小沙弥。法显20岁时受大戒,此后,他一心礼佛,勤学不止,成为当时有名的高僧,时人赞为“志行明敏,仪轨整肃”。法显在钻研佛经过程中发现,传入中国的佛学经典有很多或缺不全,或是释义不清;佛教信徒遍布大江南北,却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清规戒律来规范其行为。于是他萌生了远赴佛教发源地

——天竺求取经书的念头,“欲令戒律流通汉地”。

东晋安帝隆安三年(公元399年),法显不顾65岁高龄,与同道慧景、道整、慧嵬等人从长安(今西安)出发,沿丝绸之路北上,经河西走廊、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(今新疆焉耆),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(今新疆和田),南越葱岭,取道今印度河流域,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内,再返巴基斯坦境内,后东入恒河流域,到达天竺境界,又横穿尼泊尔南部,到达东天竺。

法显等人在摩竭提国(即摩揭陀)首都巴达弗邑(今巴特那)停留3年,学梵语,抄经律,收集了《摩诃僧祇律》《萨婆多部抄律》《杂阿毗昙心论》《方等般泥洹经》《摩诃僧祇阿毗昙》等多部佛教经典。后来,法显又独自游历南天竺,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(今印度泰姆鲁克)写经画(佛)像两年。之后,搭船纵渡孟加拉湾,抵达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,在那里,他求得了《弥沙塞律》《长阿含》《杂阿舍》《杂藏》等四部经典。

东晋义熙八年(412年)农历八月,74岁的法显

搭乘商船,从海路东归故国。一路上,艰险频频,法显几乎是九死一生,于翌年五月携经书回到“东土”——青州广郡牢山(今山东省即墨县)。踏上故土,法显感慨万千——当年与他同去天竺求法的11人或半途折回,或客死他乡,或久留异邦不还,只有他一人回到祖国。法显西行取经,途中穿越30余国,历时13年,带回梵本佛经12部,60余卷,上百万字,完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!

归国后,法显不顾年事已高和旅途劳顿,立即着手翻译佛经。七年间,他共译出佛学经典6部63卷,计一万多言,其中《摩诃僧祇律》一书成为五大佛家戒律之一,对后世的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为汉传佛教的正本清源、整肃仪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译经的同时,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——《佛国记》(又名《法显行传》《历游天竺记传》《佛游天竺记》)。全书9500多字,对所经中亚、印度、南洋等30国的地理、交通、宗教、文化、物产、风俗乃至社会、经济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记述。该书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,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,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、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,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法显西行,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,引发了后世西行求法的热潮。遵循他的足迹,228年后的玄奘,也踏上了“西天取经”的旅途,成为被后世传诵的取经传奇。

法显取经、译经之功不仅得到佛教界的尊重,也赢得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。近代学者梁启超说:“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,贡佛典多种以归,著《佛国记》,我国人之至印度者,此为第一。”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·沙勒说:“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。”印度学者恩·克·辛哈等人也赞扬说:“中国的旅行家法显,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。”

公元422年,法显这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佛教史上居有重要地位的大旅行家、翻译家,圆寂于荆州辛寺,“春秋八十有六,众咸惋惜”。



礼赞七月

吴婷

流金七月,党旗飘扬。祖国大地流光溢彩,祥和欢乐。在这热情洋溢的欢声笑语里,我们歌唱党,我们祝福母亲。

七月,闪烁着真理的光芒,展现着信念的火光。那一年,一艘红船荡漾在嘉兴南湖上,十几名共产党人从心中发出了呐喊。

这呐喊,犹如一股春风,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。这呐喊,犹如一声春雷,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。

光辉百年,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前仆后继、奋勇拼搏,让亿万民众一步步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。

难忘南昌起义的战歌,过草地爬雪山的气魄。难忘井冈山飘扬的红旗,八年抗战的艰辛,百万雄师横跨长江的壮阔。

难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,天安门城楼上,新中国站起来,从此屹立世界。

从大庆油田辉煌的灯火到“神十一”升天对接“天宫”二号,从港珠澳大桥贯通到发射第32颗北斗导航卫星,从北京奥运成功举办到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完美落幕。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,勇往直前,百折不挠。

七月,许多红歌被唤醒。仿佛又回到那风雨飘摇、战火纷飞的岁月。

“共产党辛劳为民族,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,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,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,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,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,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,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……”

百年的光辉历程,告诉我们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: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

“我们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,让我告诉世界,中国命运自己主宰,让我告诉未来,中国进行着接力赛……继往开来的领路人,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,高举旗帜开创未来。”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脊梁,是时代的中流砥柱。

七月,想起战乱时期的革命先辈。想起英勇就义的李大钊,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,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刘胡兰。

想起铁人王进喜,抗洪勇士李向群,“人民的好儿子”孔繁森,为人民服务的雷锋。

每一个名字都让人难忘,每一个事迹都感人肺腑。没有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先烈,没有和平年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,就没有祖国今天的欣欣向荣,人民安居乐业。

七月火红,七月绚丽。用优美的旋律谱写党的乐章,用激扬的文字唱响祖国的赞歌。

回忆往昔,岁月峥嵘;展望未来,任重道远。

一架老『120』照相机

汪志

说起120老照相机,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没见过或者没有听说过。其实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120照相机可是一件奢侈品。这不,妻子在家整理物品时,翻出了一架我曾经使用了多年的老120照相机,虽然外面的黄皮外套磨烂了,背带也断了,但仍然显得十分亲切……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甘肃省甘南州的一个小县城上班。由于那时文化娱乐少,业余时间我爱上了新闻写作,并经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些“豆腐块”。一次,我去州政府所在地出差,顺便去经常投稿的州报社送一篇新闻稿。编辑告诉我说,报纸现在严重缺新闻照片,能不能多提供些新闻照片?我说我不会拍新闻照片。这个编辑立即领我来到该报的专职摄影记者办公室,叫对方教我如何拍新闻照片。由于经常在该报发文章,这个专职摄影记者也知道我,立即当起我的老师来,并领我来到他的洗相暗室,指着那些挂在墙上刚冲洗出来的各类黑白照片。于是,我一下子喜欢上了拍新闻照片。

可拍新闻照片要有相机,那个年代这可是普通家庭的大件物品呀。刚结婚成家且有了孩子的我,哪里有钱呀?有道是:“只要思想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一天,我路过县城街头时,看见一个人在墙上挂了一块白帆布,脖子上挂了一架120照相机来回走动。这叫“流动照相馆”,那个年代非常普遍。我立即上前与他攀谈起来,问对方有没有备用相机,我想临时租用,按小时付费,所拍新闻照片由他冲洗另外付费。交谈之后,双方一拍即合。

那时拍新闻照片是个烧钱的事儿,不像今天,拍多少都行,存在电脑或手机里。那时还要买胶卷、冲洗胶卷、放大洗印,还要投寄到报刊,最后采用不采用还是未知数。此外,使用过120相机的人都知道,这种机型一盒胶卷只能拍12张长方形照片。由于租用相机,成本较大,我设置了16张正方形,每次多出来4张。新闻照片洗好后我再一张张粘贴在稿纸上,写上具体内容,投寄给各报刊。我拍的很多新闻照片不断刊发在省内外报刊上,这一租就是好几年。

一次我又去州报社投稿时,摄影记者听说我租相机拍照片的情况后,非常感动。他当即拿出一架大半新的120照相机对我说,因工作调动,他不久将离开报社,这架相机半价卖给我。他告诉我,有了相机后,必须有自己的洗相室。他教了我如何冲洗相片、设暗室,还送了我显影液、相纸和定影液。回来后,我用小木箱和灯泡,做了一个曝光箱,在天黑后关上门拉上帘,开始自己冲照片。在红色灯光下,看着泡在液体中的相纸出现了画面,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,还有点从事“地下工作”的感觉。

经常出差的我每次出门,都将笨重的120相机装进背包里,边走边拍,随拍随地冲洗。记得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,省内某报社举办迎亚运新闻摄影比赛,我用120相机拍了一张新闻照片参赛,竟获得了二等奖。主办方奖励了我一架135照相机,实践过程中,我发现135相机一次要拍完36张才能冲洗,时间长,且冲洗的底片薄而小,照片反差度不够;而120相机底片大而厚,冲洗出来的照片效果好。于是我重新拿起了120,一直用到市场上已经买不到对应胶卷为止。

120相机陪伴我的岁月里,我一共在全国各类报刊刊登新闻照片500多幅,有20多幅新闻照片获奖。如今120相机拍下的那些冲洗后的厚底片,装满了几大文件袋放在家里留作纪念呢。

一次,听见小区内有一个外地人收老物件的,妻子兴冲冲地拿着这个老120相机跑下去问能卖多少钱。对方给价500元,妻子问我卖不,我直摇头。

别说五百了,五千、五万也不卖,不是为了钱,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和念想……

淡墨

杨福成

差了几千年的道行。

世界的灰,人生的灰,也多是灰不溜秋,没有成色,使人晦气。

而淡,则是轻描淡写,万事淡然,如仙临水,超然得很。

画家黄宾虹、陈子庄,都是用淡墨的高手。

黄宾虹不仅画山水用淡墨,而且写字他也用淡墨。尤其是篆书,他用淡墨较多。

篆书一旦染上了淡墨,就古意淡远,飘飘欲仙,高妙万般。

陈子庄,他用淡墨画水画山,画路画天,路尽入水,水尽入山,山尽入天色……这都是淡墨才能达到的至高、无穷的境界。

自然的暴雨,人生的暴雨来不来,都不是期盼的期望的喜欢的,而不期然意外望见的淡墨笼山,却是格外喜欢,格外欢喜。

生活所需要的所期盼的,也就是这淡意,很真实,离自己很近,乌七八糟的都有,又缥缈,一切都会淡远,飘若仙境,好的坏的,所有,还都将会飘然而去。

昨天说的暴雨,并没有下,只是下了一阵小雨。清晨,一团雾气笼罩了大山,似淡墨,在闷热的日子里涂上了一丝清凉。

这种雾漫青山的韵味不知道是有多久没有看到了,日子里的清凉也是期盼已久。

暑日,天像下火,室内坐卧不安,室外无处躲身。

今年,热得可能不算早,但感觉比较狠,仅从胳膊看,晒着的下半截和晒不着的上半节,绝对不是一个人种,黑白之分,实在是大明显。

也曾想过,这黑白若是丢到一个色盘里,那就应该是一池淡墨。

淡墨,淡淡的,清爽,透明,雅致。

当然,淡中有黑,有污,有躁,可真的奇怪的是,这淡,一旦罩在了山上,入了画里,就完全高级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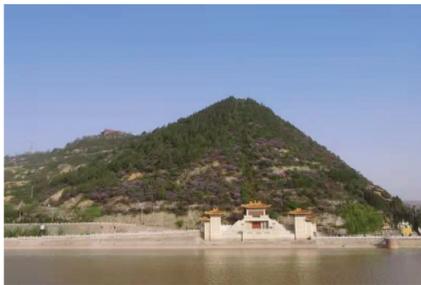
画画,有高级灰一说。

我则认为,高级灰虽然是与淡墨相近相似,可这灰又怎么能与淡比呀!

灰字有一“火”,而淡字有两“火”,两者从字里字外修炼的程度上比,也终究是

天下神泉——王母温泉

杨树



受西王母之恩赐,沐浴神水之灵气,在西王母祖庙回山以东7.5公里处有一个美丽、神奇的地方——西王母温泉。它宛如一朵艳丽的奇葩,绽放在西王母故里泾川大地上。

这里依山傍水,林木葱郁,环境幽雅,风景秀丽,堪称西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神泉,被称为“灵泉”。

西王母温泉因人文先祖西王母而得此美称。

相传,在很久很久的远古时代西王母在泾川回山回屋修行时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西王母驾云巡视人间劳作与百姓疾苦时,忽见不远处有一喷泉,水柱高丈余,晶莹剔透,芳香四溢,阵阵热气腾空与白云相融,云雾缭绕间,股股泉流喷涌四方,水中闪现道道金光,而池周围百花争艳,生机盎然,温暖如春。王母十分欣喜,率众仙女乘朵朵莲花祥云,来到泉中沐浴、嬉戏。浴后,王母及众仙子顿觉神清气爽,倦意全消,惬意至极,返回瑶池时王母和众仙女恋恋不舍,频频回首……

年复一年,西王母在此沐浴凝脂任洗,温馨异常,容颜美丽,娇美无比。

于是,西王母借蟠桃会和她的寿诞(古历七月十八日)宴请天界众仙之机,邀请天庭各路神仙前往此泉沐浴,久而久之,天界众仙把去神泉沐浴作为他们与西王母会晤,聚欢以及举行庆典不可缺少的事宜。侍奉西王母的青鸟使者,率众仙子将此地建为温泉。这里便成了西王母与众仙聚会宴

娱的殿堂。

从此,这个神泉便被民间称为温泉。千百年来,八方敬仰,朝拜西王母的民众,风雨无阻,跋山涉水,来温泉取水,沐浴,络绎不绝,逐年兴盛,沿袭至今。

斗转星移,世事万变。时光已将这一美丽、神奇的传说淹没于浩渺烟海之中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,一个石油勘探队在泾河之滨探井时偶尔发现了这眼暖泉。人们欣喜异常,西王母又把神泉赐给了回山儿女。当地政府适时开发了这一珍贵的自然资源,使其更好地造福人间。温泉出圣水,益寿惠康宁,1800米以下的温水向上喷流,热水层厚达164米,恒温38.2℃,日出货量1920立方

米,水中含13种微量元素,是医用矿泉水。温泉水流而不腐,滑而不腻,温而不烫,沐浴后能治疗各种疾病,有助于健康理疗。

今天,西王母温泉的开发利用达到了历史最好记录。有关方面正着力打造“宜居、宜养、宜游、宜业”的泾川温泉特色小镇,整体布局为温泉谷、湿地公园、温泉风情街、瑶池仙境、民俗生活馆、温泉康养馆、温泉农业示范基地七大板块。温泉小镇这一浩大工程的开发建设使其成为西部一方风光秀丽、景色迷人的旅游胜地,展现西王母文化的圣地。海内外诸多旅游团体慕名而来,朝王母祖庙,沐温泉圣水,游回中美景。

长寿、团圆、和谐、自然之美,是西王母这位和平女神,长寿美神的完美形象。而西王母温泉正是体现了西王母文化的精华。发掘建设温泉小镇就是追求团圆、幸福、健康、美丽,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。

西王母温泉依柳毅传书——小龙女牧羊地泾河边,与大云寺、百里石窟长廊、王母官瑶池沟、夸父峰、田家沟、官山、王村完颜民俗村等人文、生态景区连为一线,互为增色,呈长廊之势,成为泾川旅游乃至陇东旅游业的一张靓丽名片。

西王母温泉是泾川旅游的聚集地和辐射源。

琼池一脉连回山,王母温泉会众仙。西王母温泉同王母文化带给泾川和西部的是永恒的魅力和神奇。